

大国命运

重回历史现场，超微距感受大国历史转折点

人民的主张

1789 ~ 1814

法国革命史

【法】米涅 著
雨轩 编译

PEOPLE'S IDEA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国命运

人民的主张

1789~1814法国革命史

【法】米涅 著
雨轩 编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的主张: 1789 ~ 1814 法国革命史 / (法) 米涅
著; 雨轩编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12-5456-6

I. ①人… II. ①米… ②雨… III. ①法国—近代史
— 1789 ~ 1814 IV. ①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171 号

人民的主张: 1789 ~ 1814 法国革命史

著 者: 米 涅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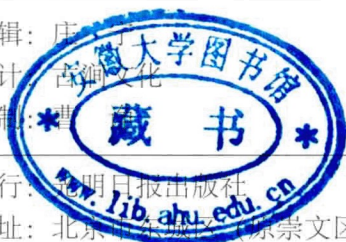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唐

策 划: 博采雅集

封面设计: 吕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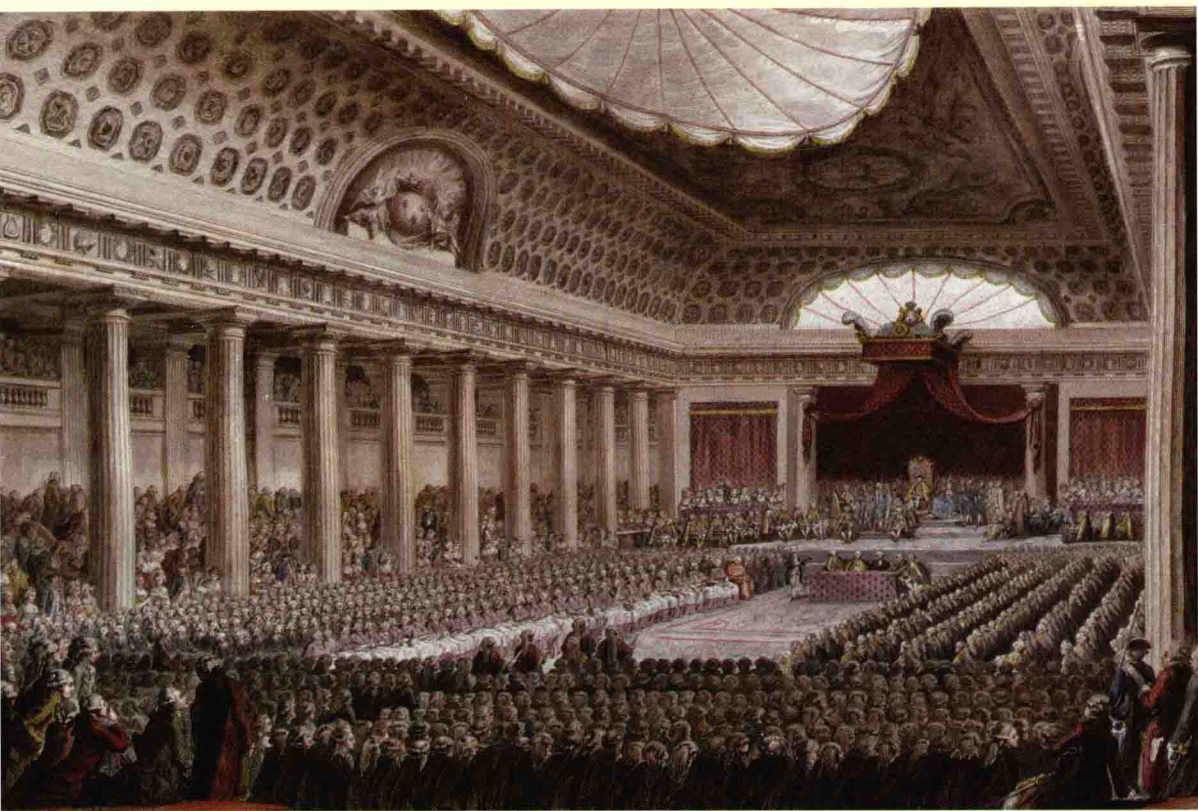
印 张: 19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456-6

定 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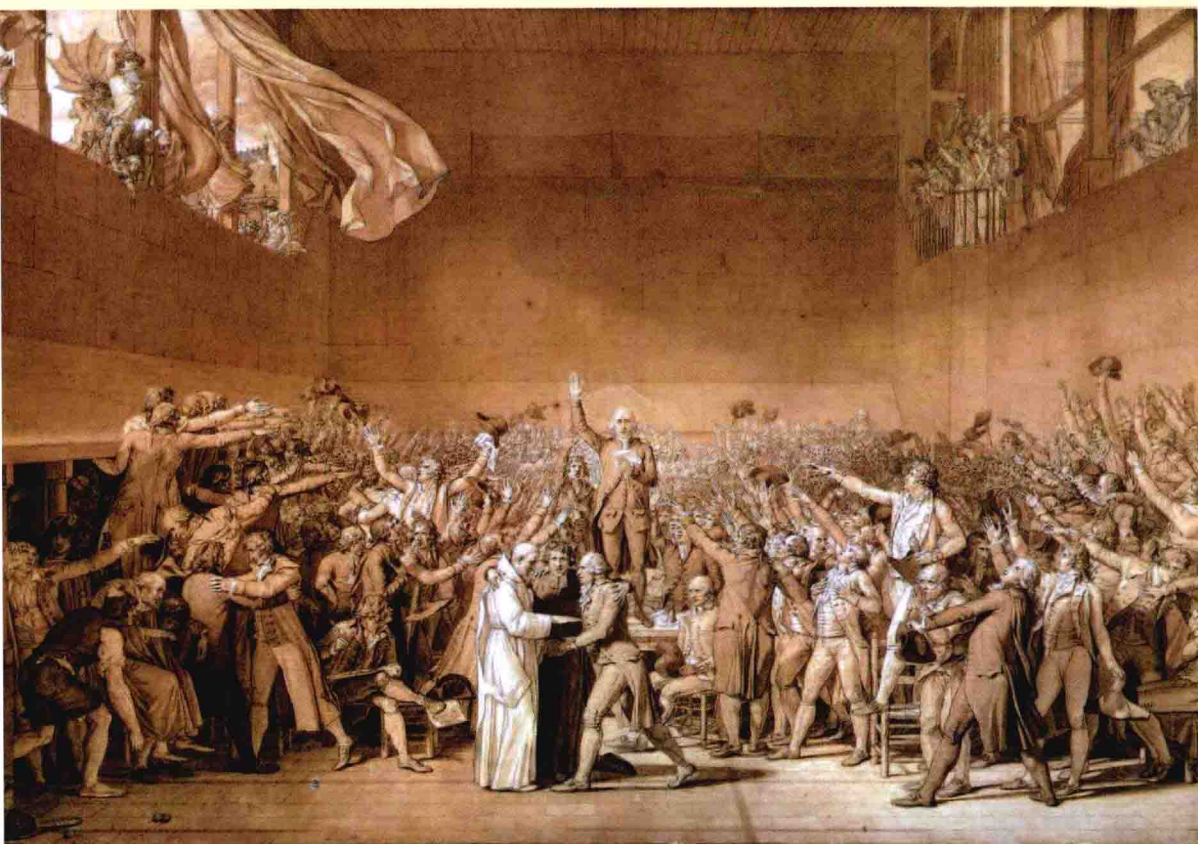


由国王主持的三级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侣代表坐在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后面正对着国王的位置。凡是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出过贡献的人都会受到公众的赞扬，因此，当多菲内的代表、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奥尔良公爵也在其中）和普罗旺斯的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内克尔进入大厅时也是如此。等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和王后、王子在大批随从的拥簇下上场。

——摘自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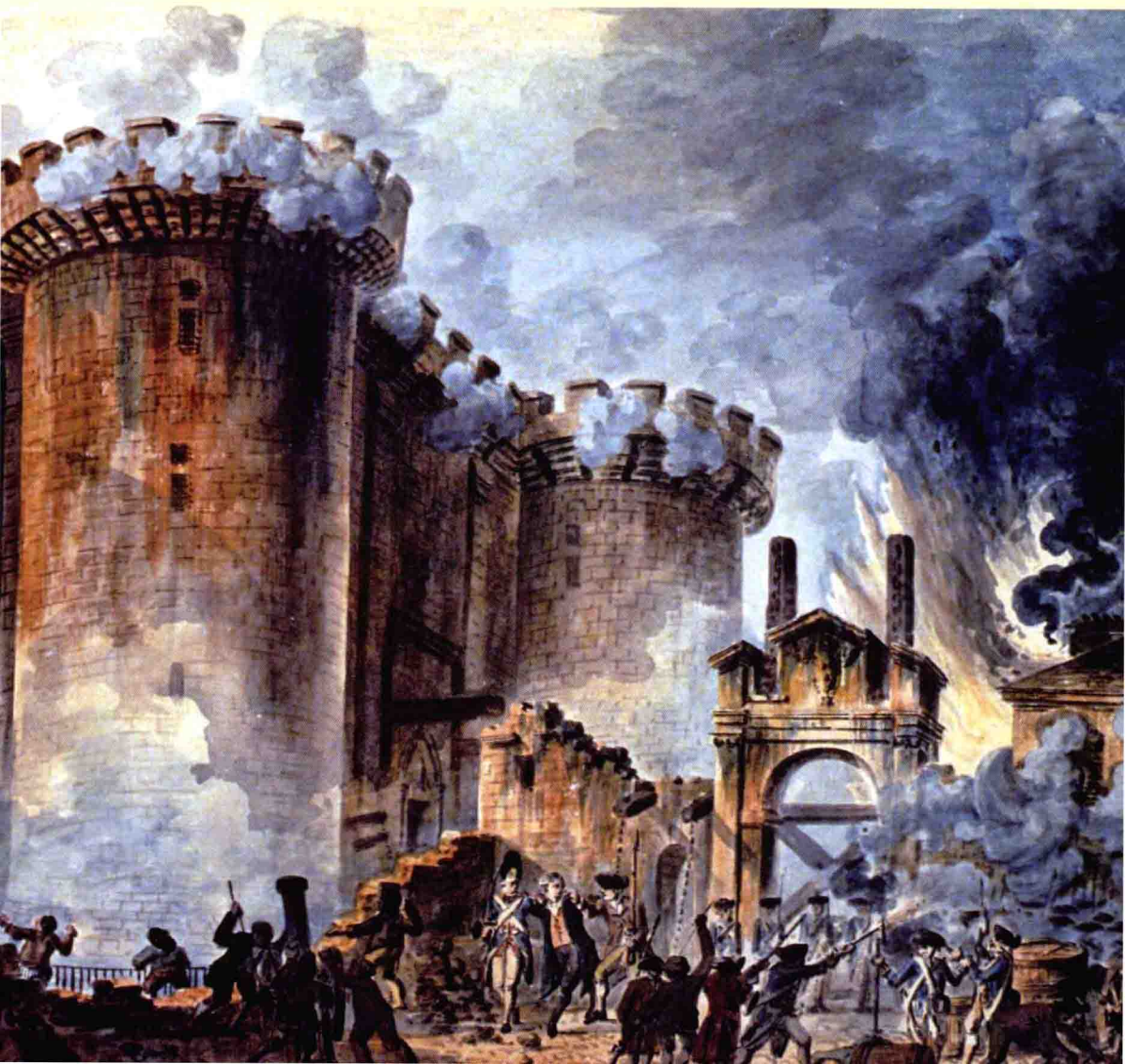
敢于担当风险的巴伊不但受自己人爱戴，还得到了政敌的尊敬，6月20日夜里，他接到了掌玺大臣关于中断会议的通知，但第二天他还是在规定时间来到会场。会场布满了军队，大家纷纷提出抗议，经过商议后，巴伊带领大家前往网球场开会，代表们情绪激昂地跟着他，一些士兵也前来充当守卫。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在一起，庄严地宣誓：不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摘自 国民议会成立



杜里奥想尽办法才进到要塞里面了解情况以验证司令的话，在里面，他看到四十名瑞士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正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者。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劝导士兵和要塞参谋部的人要保持冷静，不与人民为敌，官兵们异口同声地发誓除非遭到攻击，否则决不使用武器。接下来，杜里奥登上了炮楼，站在高处的他看到民众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圣安东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

——摘自 攻占巴士底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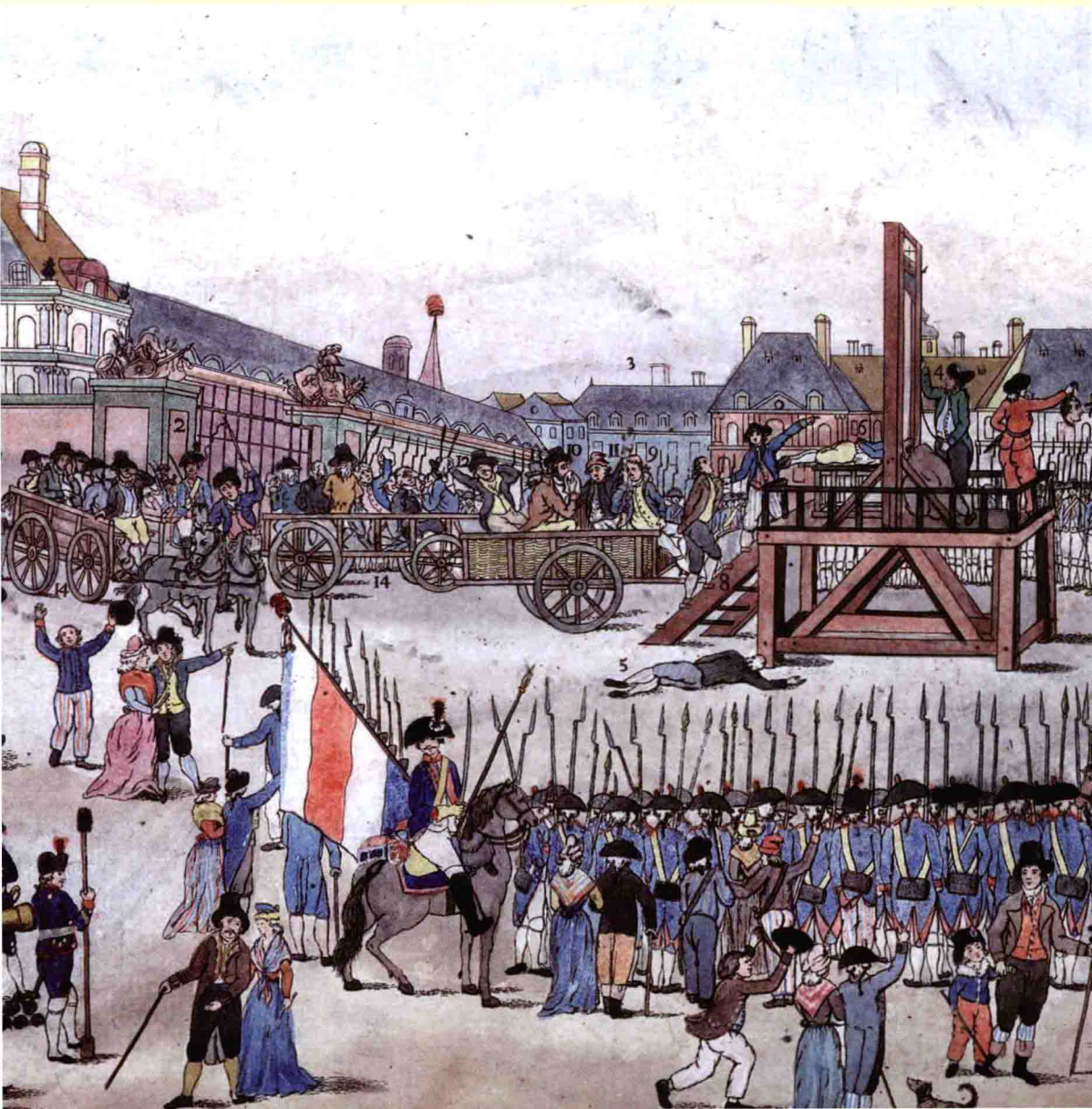


王宫被起义者的纵队包围，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率先冲进了各个宫院。瑞士禁卫军已经把守着王宫的各个关口。双方起先是相互对峙，谁也没有攻击。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哪一方打响了第一枪，王宫的前廊下突然发生交火，瑞士禁卫军随后猛烈射击。起义者多人伤亡，损失惨重，第一轮攻势也被打散。但他们很快组织第二轮攻击，集结了优势兵力，对瑞士禁卫军进行围剿、炮轰。战斗逐渐演变为屠杀，胜利的起义者在王宫中肆意妄为。

——摘自 8 月 10 日起义

热月 10 日下午将近五点，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昂里奥、库东被押上囚车，三头联盟的领导者如今坐在一起将被执行死刑。群众涌在囚车旁，相互庆祝独裁者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边对罗伯斯庇尔谩骂着，一边瞪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个曾经至高无上如今沦为阶下囚的人是什么样子。罗伯斯庇尔脸上血迹斑斑，两只眼睛空洞无神，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圣茹斯特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其余的二十二个叛乱者都是毫无生气，没有一丝表情挂在脸上。当罗伯斯庇尔作为最后一个叛乱者被处决掉时，人们激动地纷纷鼓掌，久久不能停下。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摘自 罗伯斯庇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教皇在他头上和双手上敷了三次圣油，口中诵念祝词：“全能的上帝，现在请您通过我的手将恩宠和幸福赐予您的仆人波拿巴，并以您的圣名，尊波拿巴为皇帝。”教皇将波拿巴送回他的宝座，波拿巴手拿圣经依新宪法规定宣誓后，传令官高声宣布：“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皇帝万岁！”教堂内所有的人立即呼应，之后是鸣放礼炮，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

——摘自 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大典

导 论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欧洲社会的新纪元，不但改换了统治阶级，也使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发生变化。当时的法国保留着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国土分割成为敌对的省份，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人民毫无权力，贵族只有爵位没有实权，王权则毫无限制，特殊制度和特权集团使法国陷于混乱。只有革命能改变这种局面，用法律规定代替专横跋扈，以平等替换特权，通过革命，人们摆脱了阶级区别，清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工业不再受制于封建行会，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革命建立起一个公平而符合时代精神的秩序，将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在叙述从召开三级会议到1814年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之前，先了解一下法国的君主政体。法国的君主政体自建立起就没有固定形式，也没有公法依据。最早的几个朝代，国民享有主权，王位继承者由选举产生，国王仅仅作为军事首领，他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要符合公议。由国民选举出的元首们在国王的主持下行使立法权，在国王派出的官员

的领导下行使司法权。在封建时期，民主政治被贵族政治代替，主权回到上层；贵族剥夺平民的主权，而国王剥夺贵族的主权，在这个时期，君主开始世袭，但世袭的是领地占有者的地位而非王位。在贵族领地内或诸侯会议上，立法权属于贵族，在贵族领主裁判所内，司法权则属于封臣。之后，权力不断集中，从大多数人手中转到少数人手中，又从少数人手中转到一个人手中。法国的国王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摧毁了封建大厦，并在大厦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他们入侵贵族领地、征服封臣，并取消了诸侯会议、撤销或接管领主裁判所，在取得立法权后，派法律学家到高等法院代表他们行使司法权。

三级会议出现于君主大权初步建立时期，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它也不是固定性的权力机关，常常由于国王急需征收额外赋税而召集。三级会议先是被国王所控制，后来被取消。国王扩张王权的计划遭到的最顽固的反对来自贵族而非三级会议，因为国王掌握着三级会议的权限和命运，贵族则为了自己的主权不受国王侵犯、政治地位不被动摇而斗争。从菲利普·奥古斯特到路易十一，贵族们为了保住权力而斗争，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贵族们为了能够成为王国政府的大臣而斗争。在种种反对和斗争中，路易十四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且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这段时期，波旁王朝的政体专制而横暴，君主有权做的事远远多于他们通常做的事，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以充公的办法来随意处置财产，甚至以税捐的名义征收任何人的收入。但当时遏制国王滥施淫威的力量十分薄弱，即使某些集团拥有一些特权来进行自卫，但这些特权很少受到王权的尊重。比如高等法院享有同意或拒绝注册新税令的特权，但国王如果亲临高等法院组成御临法院的话，就能够强迫它进行注册，并以流放令处分法院的反对成员。此外，贵族享受免税特权，僧侣享有别人给予馈赠的特权，有的

省份实行包税制或税捐自行摊派，但这些王权之外的微弱的特权保障，也仅仅有利于地位优越的阶级而不利于普通人民。

此外，不公平的分配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社会弊病。整个民族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细分成多个阶层。贵族分为四类：一是官廷权贵，他们依靠国王的恩宠，大多担任某省的军区长官等高级军职；二是暴发户新贵族，他们大多被授予巡按使之职，作为行政长官占据文官职位；三是穿袍贵族，只有他们能够执掌司法；四是地主贵族，失去政治权力的他们仍然保有封建私法，以此对农村进行压迫。僧侣分成两个阶层，一类是收入丰厚的主教和大修道院长，一类是穷苦的布道传教者。第三等级处在社会底层，既受官廷压榨，又受贵族欺凌，但也按照各自的利益，组成一些互相敌对的行会。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只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却要向国王缴赋税、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什一税，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既不能参与政事，也不能担任公职。

路易十四过久过猛地使用君主专制这个机器，使它张而不弛，从而导致最后的崩坏。路易十四专断霸道，常常以无情的手段镇压一切反抗或反对活动——比如贵族的叛乱、高等法院的“进谏”、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的新教徒、被王朝当作叛逆行为的信仰自由。路易十四将贵族召到官廷中来，以享乐和宠信作为他们服从的奖励。高等法院原本是王权的工具，当它想成为平衡王权的力量时，便遭到国王的压制，沉默了将近六十年。最后，为了把专制权力渗透到宗教信仰方面，路易十四在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并驱逐和处死新教徒的教士。

一个专横暴虐的政府需要的是拥护和效法，因此，路易十四在行政方面实行压制之后，又开始在信仰方面进行迫害，找不到政治上的反对者，便在宗教的反对派中寻找迫害对象。路易十四的权力，在国内用于镇压异教徒，在国外则是反对欧洲各国。在进行压迫时，常常有野心家

出谋划策、有急先锋效忠尽力。桂冠掩盖了创伤、凯歌声淹没了呻吟，一切看起来太平无事。但是随着工业的外迁和金钱的流失，人们清楚地看到专制统治者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惜随意耗费时，就为专制统治的失败播下了种子。

路易十四之死成为反抗的信号，人们从排斥异教变为不相信宗教，从崇尚服从变为崇尚明辨是非。在摄政时期，贵族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教会失去了影响力，第三等级开始壮大。

到了路易十五时期，波旁王朝同高等法院进行明争、同舆论进行暗斗，继续着劳民伤财但收效甚微的战争。政府内部也陷于混乱，政权被路易十五的情妇们掌握，使得反对派日益得势。高等法院的地位和体制也发生改变，它用王朝授予的权力来对抗王权，当它经过努力终于使贵族衰败不振后，却又和那些取得胜利的同盟者一样，最终分崩离析。王权希望摧毁高等法院这个已经不受掌握并且变得危险的工具，而高等法院却想控制王权，争斗直到革命爆发后才结束。高等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是一个工具，它的特殊职能和集团的名利心要求它抑强扶弱，它交替帮助王室和贵族反对对方，又帮助国民反对王室，因此高等法院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颇得人心。即使高等法院是出于对抗心理才攻击宫廷，但舆论看重行动而非动机，舆论赞扬的是高等法院的反抗行为而忽略了其名利心，于是受到鼓舞的高等法院变得胆大起来，这对王权来说是很可怕的。高等法院的反抗十分频繁且有力：宣布最专横的国王的遗嘱无效、反对七年战争、取得财政监督权并消灭耶稣会教士势力，这些行动使得宫廷领悟到，若不能制服它便只有听从它。于是宫廷执行了大法官莫普提出的计划，使法院解体。这个大胆的大法官的建议“把王冠从法院档案室里取出来”，建立一个忠诚的法院代替经常反抗的高等法院，并且解散法国各地效法巴黎的高等法院。

但在这个时代，独断专行已不得人心，即使国王自己也毫无信心，

并且，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舆论这个新的势力，它虽没有被承认，但很有影响，它的判断开始具有权威性。毫无地位的平民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的权力，他们不直接参与政权却能影响政权，这是一切上升势力的必经过程。这种势力未纳入政府之前，在外部监督政府，然后逐渐从监督权发展为参与权，第三等级分享统治权的时期即将到来。在别的时期他们曾作过尝试，但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没有收效，他们只是摆脱了依附地位，并未建立优势以及增加实力，而这些是取得权力的基础。在封建暴政时期，第三等级为历代国王反对领主；在大臣专权时期，他们帮助贵族反对国王；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斗争的领域和他们无关，斗争追求的利益也不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什么都参加却什么也得不到，在历次起义中和三级会议中都只是第三个等级。

这次，第三等级登上历史舞台是为他们自己而斗争。贵族和君主专制失败了，宫廷还会有另外的对手，因为权位总有人竞逐。随着财富、毅力和见识的日益增长，第三等级的力量开始强大，注定要打倒并推翻宫廷势力。高等法院只是一个集团，并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在斗争中它能影响权力的转移，却不能自己掌握权力。

宫廷本身也助长了第三等级的发展，而且帮助第三等级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重大进步。最专制的君主曾提倡启蒙，旨在鼓励人们歌功颂德，但结果却是建立了公众舆论，反而为人们提出指责提供条件。只希望人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人思考，却又不允许人们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本就是自相矛盾。歌颂之后，必然要辩论是非。在这种情况下，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开始活跃，宗教、法律、时代弊病，都是他们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并且逐渐形成一个强大且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政府因怕受到攻击而不敢加以压制。可以说，就像哲学时代脱胎于艺术时代一样，革新时代脱胎于哲学时代。

这就是1774年5月11日路易十六即位时法国的情况：政府失去民众

信任；高等法院毫不容让；公众舆论气势压人；无论是红衣主教弗勒里的修补财政部，还是修道院长泰雷的破产财政部，都未能使财政得到恢复；继承了以前各代的困难局面。在几个君主中，以胸怀和品德来讲，路易十六最适合这个时代，民众愤恨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而路易十六性行端方、勤俭自律；民众反对独断专横的政治，他就情愿放弃专横的做法；民众要求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革，他便根据公众需要给予满足。但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困难，因为改行仁政需要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继行暴政则要人民忍受压迫，而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他缺乏一种能够完成国家重大变革的坚强意志，无论是缩小权力还是扩大权力，君王都必须有这样的意志。路易十六心地善良，思维清晰，但性格不够坚定，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直到召开三级会议，路易十六一直长期进行改革而无果。

路易十六即位后选择莫尔帕为首相，这突出反映出他在统治上的犹豫。感到责任重大的路易十六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想依靠这个七十三岁老人的经验。但莫尔帕只是一个佞臣，在路易十五当政时因触犯国王的情妇们被罢官，他的心思只放在获得国王恩宠上，并不操心法国的利益和国王的荣誉。莫尔帕住在凡尔赛宫，主持各部会议，他的一套房间和国王的一套房间相通，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六变得优柔寡断、反复无常。路易十六开始慢慢习惯采取折中调和的措施，习惯于朝令夕改，习惯用权不彻底，习惯什么事情都让别人去做，可以说，莫尔帕对路易十六的影响造成了这位国王的悲剧生涯。

莫尔帕有任用大臣的权力，这些大臣需要他的保护，就像他需要国王保护一样。为了不失去国王的信任，他拒绝有后台和势力的人物进入他的内阁，而是选择一些只有靠他支持才能站住脚的新人，以推行他的改革。杜尔果、马尔泽布、内克尔，就是按他的想法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试行改革的。

马尔泽布出生于穿袍贵族家庭，他思想自由、胸怀高尚，有法官的美德而没有法官的偏见。他希望每个人能获得应有的权力：被告能有人为其辩护、新教徒有信教自由、作家有言论出版自由，并且建议取消拷打逼供、国王的密札、新闻出版检查，并恢复南特敕令。杜尔果见解深刻，性格刚毅，他希望马尔泽布能与他合作，建立一个使政府团结和人们平等的行政制度。杜尔果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份之间的壁垒，撤除内地的贸易关卡，要求贵族和僧侣按第三等级的税率纳税。他一个人进行着后来革命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取消一切奴役和一切特权。这个伟大的大臣还想通过省议会的途径，让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使他们做好恢复三级会议的准备。

如果杜尔果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继续做下去，也许已经用颁布政令的办法完成了革命。但在有人享受特权、大众受到奴役的现行制度下，所有为了公众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尔果试图改革的行为得罪了内臣们，取消徭役、行会监督、国内关卡等措施使高等法院不悦；路易十六欣赏他的品德，引起了莫尔帕的惊惶不安，于是杜尔果被抛弃不用。

1776年，前任圣多明各财政督察克吕尼代替了杜尔果的财政总监职位，六个月后，内克尔又代替了克吕尼。内克尔的身份是外国人、新教徒、银行家，他的才能适合做高级行政官而不是政治家，因此，他的改革方案比杜尔果的范围要小，而且采用的方式相对稳健和缓。官廷任命他是因为想要得到金钱，他则利用官廷要钱的机会为人民争取一些自由。内克尔通过恢复秩序来恢复财政，让各省分担一些适当的省行政工作，提出了一些明智而正确的主张：紧缩开支，量入为出；平时的开支靠税收，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发行公债预征捐税；建立公布收支制度以促进公债发行。公布收支制度既符合公债的特点也符合捐税的特点，发行公债需要信用，因此要求行政公开，课税需要国民同意，因此要求分

享政权。政府缺钱时，如果向公债认购者要钱，就需要向他们交代财政的收支情况；如果向纳税者要钱，就应该允许他们参政。发行公债促成了收支情况报告书，把宫廷置于舆论的管辖之下；征税导致了三级会议，将王室置于人民的管辖之下。但是，尽管内克尔的改革不像杜尔果那样操之过急，主张是匡救时弊而不是消弭一切弊病，也并不比自己的前任幸运。紧缩开支的主张使内臣不高兴，高等法院想独占对抗专制的权能而反对各省的省级会议，首相对于他的声望也耿耿于怀。1781年，在发表财政“报告书”几个月之后，内克尔被迫离开他的职位，但是这份著名的“报告书”却引发了法国人民对国家事务知识的兴趣，并使专制政府从此再难复兴。

随着内克尔的引退，莫尔帕的去世，王后逐渐成为路易十六的左右手，善良而软弱的路易十六需要有人引导，他的妻子年轻貌美却野心勃勃，很能驾驭他。但是，王后掌权却是为了把权力拱手送给那些造成国家和她自己灭亡的男人。莫尔帕在职期间，因为猜忌宫廷内臣，常常任用一些平民出身的大臣，尽管他后来并不支持这些大臣。他死了之后，宫廷内臣代替了平民大臣，正是由于内臣们的过失，以前可以用改革避免的危机，变得不可避免。人事变动引发了政权制度的改变，改革的被弃置，局面再度混乱，这一切都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内克尔之后有两个继任者，但都没能维持。1783年，卡隆由巡按使提升为财政总监，这个职位在当时最重要也最难担当。卡隆有魄力、有才能、口才出众、头脑灵活，他在行政方面采取了和内克尔完全相反的制度：内克尔提倡节俭，他则宣扬阔绰。

卡隆以笙歌宴乐取悦王后，以各种津贴来获得大领主们的拥戴，用金钱来换取别人的支持。他作出债务到期就能付还的样子，甚至迷惑了那些资本家；他用多样而又熟练的理财手腕使人相信他的见解，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发行公债，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内克尔留下的一点信用，他自